血染的名字

■章熙建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一

1943年初秋，黎明时分，皖江抗日根据地。

晨雾缥缈中，长江汊河里闪出一条乌篷船。新四军第7师某团特务连连长李彩霞蹲在船艄，目光警惕地向四周观察着。突然，寂静的河面上响起一阵“突突突”的马达声，紧接着，鬼子汽艇的探照灯光横扫而至。

李彩霞果断命令战士们抽出船底的闸板，河水顿时“咕嘟咕嘟”地涌入船舱。就在这瞬间，日寇的机枪子弹暴雨般扫射而来，战士们纷纷一个猛子扎入水中。

等到日寇汽艇冲进汊河，河面上只留下了几串神秘的气泡。芦苇如墙，河道幽深，秋风掀动苇叶发出低沉的呜呜。鬼子漫无目标地向芦苇荡扫射一番，又朝河汊里投掷了几枚手雷，见一无所获，便驾着汽艇疾速离去。

泅水脱险的战士们汇集在土墩上，河道密如迷宫，土墩星罗棋布，鬼子的巡逻队绝不敢孤军涉险。几个男兵采回了一大兜莲藕和红菱，给战友们当作早餐。嚼着白嫩的莲藕，李彩霞耳畔回响起了临行前团首长的叮嘱：日寇很快就要展开秋季“扫荡”，你们一定要成功运回这批枪支弹药！有了它们，咱们团就有与敌较量的“本钱”了！

芦苇荡随风摇晃，李彩霞抬头看看被茂密芦苇围成一圈的天空——晨雾还未散尽，天色依旧朦胧。听着身旁战友们的说话声，她又想到了几个月前完成的那次惊险任务。

这一年5月，李彩霞奉上级命令，担负穿越日寇封锁线的军需物资运送任务。还记得当时的一位首长，看见受领任务的是个短发柳眉的女兵，不禁心生担忧。可当听她细细说完行动方案后，这位首长又放下心来。

穿越敌占区本就充满危险，如蹚雷区，那次的经历可谓险之又险。小分队装好货物返回的那天傍晚，正赶上江面宵禁。码头渔火阑珊，李彩霞只得让船抛锚靠岸。刚刚靠岸停稳，敌人侦缉队就冲上了船。可当那日军少佐掀开门帘，却不禁诧然。

只见船舱里，灯笼高挂，4个妇人正围坐桌前打麻将。临窗的女人见有外人掀帘而入，扭头对身旁的姑娘耳语了几句。姑娘会意地从苇笸中抓起一叠银圆，很爽气地递给汉奸翻译：“少奶奶说今夜手气好，权当是帮太君赢了把夜宵钱哩！”

原来，李彩霞在制订战斗计划时，早已想好敌人若登船检查的策略。她特意多带了几个女战士，扮作从南京游玩回来的官太太模样。货舱里堆着十几麻袋的玉米、稻谷，食盐和药品则被藏在舱底的隔板之下。

二

一阵秋风掠过，将李彩霞的思绪拉回，浑身湿透的她不禁打了个寒战。那30挺机枪和40箱子弹正沉在河底，不知是否遭到鬼子手雷爆炸的损坏；而日寇的汽艇又神出鬼没，夜间打捞定然是凶险难测……焦虑间，天空突然转阴，没一会儿，豆大的雨滴打皱了平静的河面。

疾风暴雨中，芦苇荡如同波涛翻卷，发出阵阵撕裂般的脆响。“老天相助！”李彩霞眉梢一扬，“嚯”地拔出驳壳枪，果断地一挥手：“同志们，走——起船！”

雨中打捞惊险而紧张。对于这趟在日寇眼皮子底下运送军火的行动，小分队别出心裁地采用了“悬浮”战术——把枪支弹药用油纸密封包装，悬挂于船舷吃水线以下，船舱里则装满了棉包，遇敌交火时就可以当成抵挡枪弹的掩体。此刻，潜入河底的战士们先卸包裹，让木船浮出水面，再向外舀水，捞起枪支弹药包裹挂在船舷上。不到俩小时，乌篷船便竖起桅杆挂满风帆，如脱弦的利箭驶出了河汊。

午后，暴雨停歇。鬼子汽艇又重返河汊搜查，可只在芦苇丛中找到了几捆漂浮在水面上的棉包——那是小分队撤离河汊时故意布下的“迷魂阵”。同一时间，在数十里外的新四军第7师驻地红庙镇中，战士们正哼着军歌忙碌着——他们在拆卸枪支弹药的包裹。

李彩霞，原名黄玉珍，安徽无为白茆镇人。她1901年出生，1927年加入革命队伍，1930年入党，1938年随部队加入新四军。这位女英雄，曾10多次带领战友完成秘密运送军需物资任务，在沪宁至皖江的烽火交通线上写就了不少传奇故事。

黄玉珍为何更名为李彩霞？事实上，在改名叫李彩霞之前，黄玉珍更改过5次姓名。

她第一次更改姓名，是在1928年冰封雪飘的隆冬。那年，刚参加红军不久的黄玉珍，化装成村姑夜送紧急情报，可刚穿过丛林，就遭遇了敌人的便衣队。负责接应她的18岁红军女战士雪荻花为掩护她，与敌人英勇斗争，将鲜血洒在了芦苇荡中，染红了那片洁白的蒹葭。

虎口脱险的黄玉珍，执行第二套方案，顺利完成了任务。回返连队后，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雪荻花。指导员问起缘由，黄玉珍抹去脸颊的泪，说要带着战友的那份生命，继续战斗下去。

两年后，已担任排长的雪荻花与战友钟琼英潜入敌后，执行侦察任务。在返回途中，她们遭到埋伏，受伤被捕。就在押解船驶入江心急流时，她与战友默契配合，扭住日军曹长跳入江中。身负重伤的钟琼英拼死抱着鬼子卷入了漩涡，让身藏情报的雪荻花得以泅水脱险。此后，雪荻花又更名为钟琼英。

在深入敌后、以身涉险的历程中，这位英雄女战士曾数次被日伪军拘捕。而每次遭到审讯时，她都咬紧牙关，借牺牲战友的名字为自己编造假身份，设法挣脱敌人魔掌。在她看来，从鬼子魔掌里逃过一趟，就等于牺牲了一回；多沿用一位烈士的名字，就意味着肩上多扛了一杆枪！

三

1945年7月底，已改名叫祁红玉的女英雄连长，带队到上海秘密接运药品。在南京江面上，她再次被鬼子拦截抓捕。面对严刑拷打，她再次更名，坚称自己叫李彩霞，是倒卖药品的小商贩。敌人把她绑在刑凳上倒悬头颅，问一句不招，就敲一颗牙齿。可直至敌人敲光了她满嘴的牙齿，也没能从她口中撬出半句秘密。鬼子把昏死的“李彩霞”扔进一间破库房。她半夜醒来，拼命爬出气窗，游过护城河，又奇迹般地回到了队伍。

这是她最后一次更改姓名。李彩霞，也是一位牺牲战友的名字。这个血染的名字，将一直伴随她往后的人生——那年8月，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

抗战胜利后，负伤未愈的李彩霞根据组织安排，留在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1949年初，战地广播不断传来一波波令人激动的战报：淮海战役大捷，歼敌80万；人民解放军挺进长江一线……那阵子，李彩霞正忙于支前运粮，可她时常露出焦灼神色。直到一天晌午，她在江边遇到了一位勘察地形的部队首长。

原来，当年李彩霞因伤未能北上，便让17岁的儿子代替自己，加入了北进的队伍。那位曾经与她并肩战斗过的首长告诉她：你家的俊小子做了三野情报处的参谋，正在瑶岗忙着筹划渡江侦察呢。李彩霞内心十分欢喜，她知道，瑶岗就是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驻地。

尽管已年近半百，李彩霞毅然请缨，加入渡江突击队。1949年4月的一个夜晚，李彩霞率领船队，加入了运送某野战军渡江的船队行列。她在炮火弹雨中连续穿梭了十几个来回，直到第二天拂晓，她左腿中弹负伤，才不得不撤下火线。

这最后一战，李彩霞虽已不在部队序列，却表现得依旧勇敢。作为支前参战模范，她得到了一枚珍贵的奖章。

奖章金光闪烁，映着李彩霞满是风霜的脸。那天夜晚，她整齐地穿上军装，撑着拐杖独自去了烈士陵园。看着陵园墓碑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，李彩霞将香点燃，用奖章在坟堆上深深地嵌了一排模印。月光清冷，映照着墓碑上的名字。注视着这一个个名字，李彩霞仿佛又看到了战友们笑意盈盈的脸。

“姐妹们，渡江战役胜利了！这荣光里都有你们的一份啊！”松林寂静，只余女英雄低声的呢喃。

天边，有星星闪烁着，像是战友们无声的回答。

遇见

■孙佳欣

拿到奖章那晚，李彩霞身穿军装去了烈士陵园。夜色深沉，月光如轻盈的薄纱，覆在陵园的每一棵草木与每一块墓碑上。李彩霞用奖章在战友坟堆上嵌下一排模印。雪荻花、钟琼英、祁红玉……她默默念着战友的名字。“渡江战役胜利了，这荣光里，都有你们的一份啊……”那晚没有风，松柏寂静，鸟雀无声。

顺子永远忘不了包子牺牲前将炒面递给自己的那一幕。他省下了几天的口粮想送给前线战友，自己到死也不舍得吃上一口。顺子一辈子都在想念包子，想念那些牺牲在异乡的战友，直到自己也长眠在一棵松树下。风吹松林，落下根根松针。

直到拿回那一箱图书，李校长才想到王志高说要给学校图书馆捐赠图书时那郑重的神情。王志高是全校师生学习的榜样。他虽已离去，可他的精神，会通过“志高书架”传递给学校里的每一代学生。

这些故事，跨越了数十年的光阴；故事里的英雄，是那样生动耀眼。他们是永不褪色的旗帜，是永远鲜活的榜样。只待有人将岁月的尘埃拭去，走近这些故事，遇见这些英雄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　祝永超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　扈　硕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松柏青青

■张中杰

包子出生的那个村子，凡是男孩，父母起名时，会在名字后面多加个“子”字。村子里的孩子，叫庆子、祥子的居多；有些父母觉得贱名好养活，给孩子取名叫橛子、茅子的也不在少数。

他父亲这辈子只吃过一回包子，就管他的孩子叫“包子”，这名字饱含着他希望儿子吃饱的朴素愿望。

打小，除了泥巴墙、石头凳子，包子家里四壁空空，一天难凑两顿饭。他从没尝过包子的味道，常说自己“徒有虚名”。

一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。

包子参军那天，乡亲们都来送行。一位大婶将一包用黄油纸裹着的吃食塞到他怀里，香喷喷的，还冒着热气。包子大口吃着，说真好吃。

“包子！”同村一起参军的顺子朝他挥手，扯着嗓子叫他。包子把剩下的吃食递给顺子，顺子接过，不舍得咽下，小口咂巴着嘴。看着这个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伙伴，包子说：“咱们到了前线，好好干，等胜利了，为家乡争光！”

顺子用力点头，嘴里含着吃食含糊道：“嗯！好好干！”

他们跟部队一起跨过鸭绿江，走上了抗美援朝战场。他俩是后勤兵，负责后勤保障。那年正赶上饥荒，粮食补给困难。

那天，包子和顺子去前线送粮。包子背着一大袋子炒面，越跑腿越软，哪怕饿得头昏眼花，他也不肯停下脚步。

运粮途中，他们遭遇敌人突袭。走在前头的包子突然“咣当”一声倒下了，顺子去拉他，却怎么也拉不动。“伤到哪里了？”顺子摸索着包子的全身，摸到了一手殷红的血。

包子摇摇头，翻出贴身的一包东西，塞进顺子手中，叫他快走。顺子打开，发现是一把炒面——炒面不多不少，是这几天包子省下来的。

包子已是奄奄一息，他望了一眼顺子，说：“我不行了，你快走，他们要追来了……把这一口炒面留给前线战友吧……”说完，便没了气息。

二

顺子抹了把泪，要跟敌人拼命；可又想到前线的战友都在等着粮食，只得将包子放在了一棵松树下，带着干粮继续跑。

他腹内空空，每跑一步几乎要用尽全身力气。他的胃开始翻腾，胃中的酸水从他的嘴巴、鼻腔往外冒，又苦又涩。他仿佛听到包子在说话，包子说：“不要吐，咽下去，那是胆汁，胆汁没有了，命也完了。”顺子就一口口往回咽，喉管像火烤一样难受。

接应的战士及时赶来，顺子顺利将粮食运到了前线。

战士们吃饱了饭，如下山虎，猛打猛冲。

一日，顺子收到包子父亲的家书。“包子，你在前线要拼命，不用担心家里。你们一定要胜利啊，咱们家乡再也经不起侵略者的枪炮了！”

顺子想起包子牺牲的前几天，曾对他说的话：“等战争胜利了，咱们的日子肯定也好过了。回家了，俺要给俺爹买包子吃！”

顺子流着泪将这封信放进了衣服口袋，用力攥紧了拳头。

三

战争胜利了。顺子与战友支援朝鲜恢复重建。在那里，他认识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姑娘。

建设到了尾声，顺子随部队回国，被分到北京地质队。可他恋家，心里又揣着包子的遗愿，便向上级申请返乡。顺子与姑娘一起回了自己的老家。

回村后，顺子当了村干部，把孤身一人的包子爹接到自家住。每年到了包子的忌日，他会做一锅酱肉粉条水煎包，再点上三炷香，洒上三杯酒。祭完包子后，顺子把水煎包留给包子爹吃。老人一边吃一边流泪……

顺子有复员军人的补助，他将每月补助攒起来，不舍得花。有时包子会进入他的梦乡，与他打闹嬉笑。醒来，枕边一片潮润。

再后来，包子爹去世了。顺子平生头一次奢侈了一把，坐飞机去了趟朝鲜——去祭奠那些冲锋陷阵、最终血洒异乡的战友们。

陵园寂静，只余风摇柏树，树影婆娑。他在包子墓前添了一抔家乡土，又带回一把包子坟上的土放在包子爹坟头，算是让父子团聚。

时光就这样渐渐过去。

顺子80岁时，常常发呆。儿子知道，父亲是在想念已故的老战友。

顺子90岁那年，在睡梦中离开了。儿子将他葬在了一棵松树下——这是他的遗愿。

有风吹起，吹落一地松针。

一箱图书

■邱　苑

希望学校的李校长又请人重新修缮了学校图书馆。

全校师生都知道，李校长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，他常对同学们说，要多读书，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

修缮之后的图书馆焕然一新，书架林立，图书众多，还有专供学生阅读的书桌座椅。在一排排书架中，有一排很是醒目。那排书架上的图书，有些已经很旧了，却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上面还挂着李校长亲笔写下的字——“志高书架”。

说起“志高书架”，就要提到一个人，他叫王志高。

几年前，学校迎来一批新生，其中就有个叫王志高的学生。他性格腼腆，学习很是用功。王志高平时喜欢去学校图书馆借书，李校长碰到过他很多次。

“小伙子，爱看书啊？挺好！年轻人就应该多看书。”

“校长好，我想要多看点书，多学点东西。”

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李校长和这个孩子熟悉了起来。

有一回，王志高很认真地说：“校长，等我以后有能力了，一定给咱们学校的图书馆多添些好书。”

李校长那时只当是他的一句玩笑话，并未当真。

几个月后，王志高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门。他身姿笔挺地立正，朝李校长敬了个不算标准的军礼。“校长，我要去部队锻炼自己，保家卫国！等我回来，再为学校做点什么。”

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，李校长高兴地点头。“志高，你这个名字好，志存高远！到了部队，好好干啊！”

“是！”王志高答得响亮。

王志高入伍后，李校长经常收到他的来信。在信里，王志高说部队训练很艰苦，但是他能吃苦，不觉得难；还说战友们都很和气，大家一起训练，像是一家人。他还向校长询问了学校的近况，说希望学校能多培养优秀学生，现在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……读着这些信，李校长觉得这个孩子成长了不少。

又过了半年，有喜讯传来，王志高在部队荣立了个人三等功，还考取了军事院校。李校长在学校组织了一场特殊的“表彰大会”。大会上，李校长将王志高寄给他的几封信朗读给学生们听，从此，王志高的名字时常在学校被大家提起。

一日，李校长收到了王志高寄来的一箱图书，包裹里还附了一封信：“校长，我用攒下来的钱给学校买了些书，不多，请您放到图书馆供同学们翻阅……我在部队一切都好，以后还会寄书给您……”原以为是这孩子的玩笑话，没想到他竟真的买了书寄过来。李校长很是感动，将那些书放进了图书馆。

日子一天天安稳地过去，直到一封突如其来的信，打破了平静。

那是一个萧瑟的秋日，李校长收到了一封来自部队的信件。信中的字迹很陌生，是王志高的战友写的。这位战友在信中说，前几天王志高为了救一名遇险学生，不幸牺牲。他之前常看见王志高给李校长写信，故代他寄来最后一封信，将这个噩耗告知李校长……李校长怎么也不敢相信，那个充满朝气的热血青年，就这样离开了。

后来，李校长设置了“志高书架”，时不时往上面添置一些书籍。可王志高寄来的那些书，一直都被放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，被很多学生借走又归还。

王志高虽然牺牲了，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校园中，激励着一茬又一茬的学生。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6394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